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漢十九

雍虞集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音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贊揚蹈厲貌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滿妙山水不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管為大明宮圖以獻

世稱為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母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 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于五 功跡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曾異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 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異初者因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大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大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異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

以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署未幾議立圓立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
初引按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權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
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
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
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
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為
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亦丞相畱直命
巽初以其書行於駘龍門下上方璽未御膳幹亦丞相言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御殿其圖閣人

為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
旨命巽初為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
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
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
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其遂易

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太常八昔吉思奏取
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
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鑑
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庠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
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不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
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
器誠不知其法柰何省官考工殊憂之廼曰必欲爲之無如
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
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
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君數年爲天曆二至以集賢照磨召
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
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二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
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
曾氏本武城人邠公之裔也據生漢末取事新室始迁江左
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
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

排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
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
積官秩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
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
永豐縣君巽初旣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
子二人如璋如宝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
察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
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其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小也
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然
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痛家尤好內典體甚清曠
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爰古
器物名書盡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
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二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詁合若干卷然集若干卷續編杜詩
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針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管薦之巽初爲撫州
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
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之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遠于我朝父
子迭榮肅之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
濟之來朝迺使奉事殿于燕瀟才名孔揚將刀將用而不少
留空木云拱伯氏之來今譽四馳途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
翰苑出守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李
氏舒之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委委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旃常載涂法駕軒之方行而尼天音有待於赫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之松弗茂而
摧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鹿藏此遺志之藏氣傳澤在
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質慎愿寬厚方幼
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以不欺爲主本
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
亦不聞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
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
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爲券質公所公笑
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

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已子事實嫂岳氏
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
正色不為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
否率開政事天體為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十
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
為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
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訃
至京師彝為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於
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追罪敢以誌墓為託某
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
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
顯仕者也 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
君始來彰德遂為彰德人其二弟皆歸政鄉而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
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
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為左右司數
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彝為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
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掾
女三人婿曰鄭 王 李 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
婿曰樊 侯 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
大德中某與彝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為工
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慈聽其
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艾也於時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焦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君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感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其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賞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口口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胃繇神功族于郡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鄆
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
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構金拖紫異席同籠宗伯也之考
工成之蔚之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字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之維是固源亦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軼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旣斂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父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旣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者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進封澶
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文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當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辨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易蠹敕以革尤雜糞瘞士為沃壤通未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資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縟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稔官不過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之多士孰是乏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吏我之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
傲司善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泯以斯盡安陽之墟有
木離之昔辭而違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未妥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勤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子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恒欲來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遠恒官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績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恒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昂子求道習禮足以歿

立神相其志克成永父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寃近起於州縣而積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欺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人又君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父將不可驗緩獄貴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螻未啓有大蠅薨二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獄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登石尸呆在而李申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追之嗚呼州吏目位在天子命更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事子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二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寬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沐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謫曾是岸獄違究逞恤此有良吏克盡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孫二百出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於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字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

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
衣循二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
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已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
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啓鈔二百五千
至而憇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
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
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鑿書博士柯九思同
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
先父以孤子勢季氏生二子而其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
母皆得封詎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
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 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
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

焉繼以荒謹存歿弗寧而其奉先公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
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
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
信意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二人某
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忠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
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厚以
容焉鼠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
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
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
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

乃厲家專於其子以教孫為已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
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饑羞使
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使
而孫得尊師焉可也官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
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
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
司業齊公伯章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李文舉自起宜之
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
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又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
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問以

守誠曰若吾

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
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士氏
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任金為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
曲始為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潸然流
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
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橐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
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
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
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反愛其配韓夫人克成
其志閭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亂適父母俱晨出及
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
也宜之嘗病而劇父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
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
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

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省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賈墓田因門外又購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謚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廷應至干太原侃侃宜之時來京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時間士堂封孔宗百世
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真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盧病

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寔葬道次
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父曰
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
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臣子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稟殯道
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
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慮其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存
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大夫人康強
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下然矣抱痛終天
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述其夫
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瓛君卒若
千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
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
詩禮憚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
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揚夫人之心蓋揚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
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
母也又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鄰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二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深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已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眾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之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容之事與凡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備其旨以終養吾父母功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為墓銘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給之田西其鄉也華御其曾大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

宗濟宗漸宗涑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石有銘為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父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厚如家克繁繇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之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之子來省歲時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則先君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下忍亡而抽也於先雅密大師越公諱韶為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處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其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爲鄆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濟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表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表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嫡姒以敬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璿次琬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鄆縣桃源鄉之潘奧其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書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歆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

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潘邸史衛王弥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表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施乃在表氏

鄭丞相爲之哀友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不可舍其孫留之左右是特賈似道師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璿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維鄆擘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孰往而復居之恂養之循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夫人父甚匹之獨畜於天而不有年歸嗒無所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立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利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焉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賦曰麒麟暉作賦十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見知時宰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日兄姑留幸有以恭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計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

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撲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暉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二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茲立兮勿讓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安君璘卿之夫人是為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孝士奉化郡父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家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弼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其在

相位時生第二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旂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吏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成伯生女曰姚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姚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燾公黜公勳公木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郵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其大父再從文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夫人幼孤弱男長而嬪漕時易代雖干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瘳其晚康而身不特際德厚原何千
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縣人其先主簿其後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權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長之妻婦也岳氏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婚備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春學正官卒其子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學正舟中卒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捕曰某貴地其以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無庸求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婚
玉雪秀所難保此無憾事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在朝藁二十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雍 虞 集 伯生

爲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
于京師者玄術也玄術行踵門而來請願有求焉余見其蹙
然而瘖疑不類夫爲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爲之請
曰玄術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
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
以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爲精舍以
居學者賓客之發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寔儉母必親之
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出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
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術

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亥術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見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地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術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日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情也銘曰
玄雲海兮將兩鶴利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窆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河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潁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也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平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懋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捨讓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通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踈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荷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旣老益以勤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諱以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第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一家庭舊矣其於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泚溪

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我冠衮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效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寺葬諸長安鄉四都貴靈附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
宗謀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二人長曰某
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旣出蜀以宜人之
歸陳也過茲邑而因西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謀筆求銘
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裹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媪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囊不死夫人曰金亡斃不死耳
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媪歸
幸語吾兒來求戶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媪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媪求得之

即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
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
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
定四年三月 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
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
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一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
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
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表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
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
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
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其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著
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嚴從僖示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
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
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
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六馬都鈐
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
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
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薪左右臂以代痛母
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
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二齡武翼果又三
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
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
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
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邾山之原隱何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
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
有躬體則神續息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
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鄆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
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
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
之子公黠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佛寧則後
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
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字鄆婉伯從其夫以來
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亦鍾愛敢不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
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
焉子孫爲兆以從塋於先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
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
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
塋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
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
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天
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
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
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
三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悖於親愛者有
所觀感焉至順二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
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
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具正已使治其喪
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
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迎補國
子生踰月其弟目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
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為吾
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士已
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賓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請師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知
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
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
益為符寶典書二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
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
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其
定錄專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
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
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異一得遇待為幸聞承
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
曾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歎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
按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某往哭
之見唐位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
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慟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歎
歎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
皆有正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衣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林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
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志獻公
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 莊聖太
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志獻公

諸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少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餉具替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大師實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已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必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一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冒瘴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

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

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

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

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

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

宋召公為為公辭曰新制諸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

今伯兄以經畧使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

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

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窺
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
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坦然安始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為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
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
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
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吏左右雜訊之
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營專 莊聖大和來詰
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
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

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
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
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
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
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
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
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
其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
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
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
閒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
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

見曰董某願為爾治應為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請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領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羸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廼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墾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廼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適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必輒溢出百十

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盧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志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遊觀之亭於故立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其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廼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廼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公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焉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重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謂公曰公以一言折衆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
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重其信多教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真自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地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
大畧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吾嘗失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公惲雷公鷹荆幼紀許
精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
丞嘗時以爲極選方具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
爲桑葛公人風公皆已公於上 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會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僞朔方
軍興糧糶粗備而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
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目亂將不
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搗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
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尚言
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
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
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
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善欲使公授皇孫
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臾和乃一至帳
中設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
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持加崇禮焉二十一年 上命公以
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

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落焉下月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善臣唯公亡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郤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速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海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丞相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致有異數也上在宋宮時正旦受賀於殿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公至尊其齋設

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資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贊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麗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二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

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
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
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
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
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
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債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
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
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
聞公所薦亦必曰出重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
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
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啟動其意至有欣然聽
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

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
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憲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
男八人子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
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
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秘次適周倣次適齊東縣
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
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
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
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
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正
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
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 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 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討之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有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 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尙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

和尚自幼時抱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絲
纒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
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
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
以事聞有 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
田主若證佐赫之曰不如 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
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
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遠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
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
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各義至重鬼
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
鞠辨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遣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
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人矣象賢全積官至第

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
固深敬而伎思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
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 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勲伐德業甚盛
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位憲
府乃貸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
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巽
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小自振
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睹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
府卿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廢不矜師友是求問李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勉力護編謄家藏多書泮
昔石渠下至琴奔亦最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
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
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
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
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
亦喜優游自詔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
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 俄以
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瘁伊
道之閔區區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
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寧諧奮其雄辯邁于等儕國史編

摩肝踴躍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是排學海
狂瀾浩平靡涯度哉同舟有濟無乖如何不淑百厲攻骸奄
然永隔風雪蕭齋遺車首立丹旌掩霾一奠寓哀莫既于懷
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二有章貴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
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扶其奇入遯于莽孰迷于微孰其
徒行誦言如何贅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
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
炎火日熄于燬惜予不辰與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
具曰多士明昏以世蕩二川流莫知其消防不制于 潰即
淪下圯維哲時閔載號載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
告予手弗勝彼靡旃食息弗與弗應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

之訖矣亦莫之噫曰予有鼎有鼎有齒我哭于庭苟無隊六
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張二中野曷廿六
歸矣榮二有躬曷其爲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予陟降茲經
我寤懷素冠纒二屨數二兮纍二無容視莫二兮莫托二親
宛其不識孰是造艱牽予以縶有馬有馬比首于風中適舒
舒以究于心陵墮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
終食離不淑矣車軍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
復于土夙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安六頤矣
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
九以著或界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遣喪烏乎哀
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謚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
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